

家风

苏东坡的家风

□ 刘友洪

漫步三苏祠，你能强烈感受到，“读书正业、孝慈仁爱、非义不取、为政清廉”的苏氏家风，看似无声，实则经久不息。

在东厢房，当看到“不残鸟雀”“范滂励志”“魁夫勤学”的故事，就知道，苏氏家风的浓墨重彩，当属苏轼、苏辙的母亲程夫人。苏轼的发妻王弗，深受婆母影响。苏轼在凤翔任职时，一日，天下大雪，一棵古柳下却终不积雪。雪停了，地上隆起数寸。苏轼怀疑这是古人藏丹的地方，就想挖掘。王弗立马制止：“如果母亲夫人在世，肯定不会让你这么干的。”苏轼听后羞愧而止。这与程夫人“不发宿藏”的故事异曲而同理。后来，苏轼被贬黄州，就把这个“理”写进《赤壁赋》：“且夫天地之间，物各有主，苟非吾之所有，虽一毫而莫取。”

我不知道，少年苏轼是在苏家老宅的哪个角落懂得“天石砚”。我只从文字里知道，当时苏轼觉得此石温润如玉，可以发墨，可惜缺少储水处。父亲苏洵引导他：“有观之德，而不足于形耳。”换句话说，能不能作为砚台，首先要看它有没有作为砚台的“品质”，而不是拘泥于它的外形；并由此推及，这是一方“天石砚”，“是文字之祥也”。从此，这方砚台一直跟随苏轼治学为仕，走南闯北，苏轼“宝而用之”。后来，苏轼又将这方砚赠给即将赴任饶州德兴县尉的儿子苏迈，并题写铭文刻于砚上：“以此进道常若渴，以此求进常若惊；以此治财常思

予，以此书欲常思生。”苏氏家风就随这方小小的砚台，在几代人之间传递。

走进来凤轩，仿佛还能看到苏轼、苏辙读书的身影。他俩是做兄弟的典范，一起赶考，一起做官，一起孝亲，一起唱和，共荣辱同进退。在长辈的影响下，苏轼、苏辙子侄皆孝敬父母，兄弟弟恭，坚守清廉，于出处之间，不为物累，不以己悲。

其实，苏氏家风并不是一开始即如此优秀。来到供奉苏家祖先的启贤堂，就看见一个叫苏味道的人，从河北栾城踽踽而来。此人对唐代律诗的定位与发展有积极贡献，与杜甫的爷爷杜审言等人并称“文章四友”，成语“火树银花”便由苏味道原创，他还担任过武则天时期的宰相。可就是这样一位人物，却为后人诟病。成语“模棱两可”也出自他身上，说他担任宰相时，遇事不置可否，结果落得个“苏模棱”的名号。

就是这个“模棱两可”的苏味道，往下大约传了五六代后，家风却发生了根本改变。

苏轼的皇祖苏祐，做人低调，品质卓越。苏祐的妻子李氏乃大唐李氏的后裔，但李夫人性格刚毅，坚守正道。苏轼的曾祖父苏继继承了父辈重诺轻财的侠义之风，“吾父果最好善，事父母极于孝，与兄弟笃于爱，与朋友笃于信，乡间之人，无亲疏皆敬爱之。”（苏序语）

苏轼称其爷爷苏序：“才气过人，虽不读书而气量

甚伟。”苏序将乡下的田地全种粟米，粟与谷相比不易霉烂便于久储。后来遇上灾年，他就拿出粟米分给亲戚族人和佃户穷人，使大家都安然度过。曾巩评价他：“为人豁达自信，持之以谦，轻财好施，急人之疾，孜孜若不急。”

苏涣是眉山苏氏家族中第一个中进士的人。可以说，就是这个进士苏涣，改写了苏氏家族的运行轨迹。苏涣四方为官，一心为民，所到之处都赢得了良好声誉，深受当地百姓爱戴。这为年轻的苏轼兄弟种下了亲民爱民为民的种子。

是什么原因让苏氏家族的家风发生了改变呢？走进式苏轩，参观“中国有三苏——眉山苏氏家国情怀”主题展，答案呼之欲出：是眉山这片土地。苏轼在《眉州远景楼记》中说：“吾州之俗，有近古者三。其士大夫贵经术而重氏族，其民尊吏而畏法，其农夫各耦以相助。盖有三代、汉、唐之遗风，而他郡之所莫及也。”这样的土壤，能够给予种子力量。只要种子扎下根去，就能汲取到丰富而健康的营养，最终发育成为枝繁叶茂的参天大树。

家风似乎看不见摸不着，但它却是底色。良好家风，犹如一缕和煦的春风，具有春风化雨之功效，它既能“化”个人，又能“化”家庭、家族，甚至整个社会，在多个维度上，为我们撑出一片美丽的天地来。

新图景

在桃花盛开的地方

□ 苏其善

在记忆深处，总有一个地方，如璀璨星辰，似陈酿美酒，那便是我的故乡——十里桃花山。那里萦绕着我无尽乡愁，见证着时代变迁的桃花盛放。

进入“十里桃花”，仿佛误入了一个被岁月遗忘的粉色桃源，尘世的喧嚣瞬间被隔绝在外。漫山遍野竞相绽放的桃花，红的像火，粉的像霞。如天边倾泻而下的绮丽云霞，轻柔地笼罩着这片土地，每一寸空气都弥漫着浪漫与温柔。

那一朵朵桃花，像是大自然精心雕琢的艺术品。花瓣娇嫩欲滴，在阳光的轻抚下，闪烁着丝绸般的光泽，而桃花中那纤细的花蕊，像金黄色的丝线般耀眼。它们或单生于枝头，或簇拥在一起，热热闹闹地分享着春天的喜悦。微风轻拂，桃枝摇曳，粉红的花瓣便如雪花般纷纷飘落。它们在空中旋转飘荡，仿佛在演绎着一场盛大而华丽的仪式。而后，淡淡的花香便久久萦绕在鼻尖，清新而甜美，让人沉醉其中。

极目远眺，整座桃花山像是一片粉色的海洋，此起彼伏的花海与湛蓝的天空相互辉映。周围山峦连绵起伏，像是忠诚的卫士守护着这片如梦如幻的桃花仙境。在这粉色的世界里，心灵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慰藉，只想沉醉其中，与这片桃花山融为一体。

桃花山不仅是欢乐的源泉，更是家乡经济发展的希望。随着时代的发展，村里大力发展集体经济，桃花山成为了重点项目。曾经荒芜的山坡，在乡亲们辛勤耕耘下，逐渐变成了生机勃勃的“致富山”。村里引进优良的桃树品种，邀请农业专家进行技术指导，科学种植、精心培育。每到桃花盛开的季节，漫山桃花吸引了无数游客前来观赏，热闹非凡。

沿着蜿蜒的山路漫步，整齐的石板路通向各个景点。观景台上，游客们可以俯瞰整个桃花山的美景，远处的山峦连绵起伏，与粉色的花海相互映衬，构成了一幅如诗如画的

田园风光图。山脚下，新建的农家乐随处可见，用自家种植的蔬菜、放养的家禽，为游客烹饪出一道道农家美食。

每到桃花盛开时节，村里还会举办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。不仅有精彩的文艺表演，还有“桃花仙子”游园、“四大才子”吟诗作对等项目，吸引了众多媒体和游客的关注。这些活动不仅提升了桃花山的知名度，也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效益。曾经外出打工的年轻人，看到家乡的变化，纷纷回到村里投身到家乡建设中，为家乡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。

如今，走在桃花山上，我的心中常涌起一股难以言表的感动。这片土地承载着我的童年回忆，也见证了家乡的发展变迁。曾经贫穷落后的小山村，凭借着桃花山实现了华丽转身，成了吸引八方来客的旅游胜地。而我对故乡的眷恋，也早已深深融入每一朵桃花、每一片叶中，融入到那片桃花盛开的地方。

四时新

春耕，在大地上写诗

□ 仇士鹏

春耕，是质朴勤劳的农人对土地的一次盛大抒情。水田里，白鹭三三两两地立着，披着经冬未消的白雪，侧耳倾听春天的脉动。燕子剪开了柳叶，从南国衔来第一则春的讯息，在天地间奔走相告。村庄静卧在几朵水墨色的流云下，风中，春寒犹在，却已浮动着阳光的明媚，在水田里划开道道涟漪。

“走，下田去。”父亲抖了抖牛绳，招呼着老伙计，共赴与春天的约会。

蓑衣是父亲的礼服，斗笠上留存着每年春天在边沿坐卧小憩的印记。闷了一个冬季后，父亲格外兴奋，抬起手，像是逸兴遄飞的诗人把灵感提在笔尖一般，要在大地上纵横挥毫。犁铧正在热身，父亲拍了拍它的臂膀，反馈回来的坚实与沉稳唤醒了老茧里深藏的默契。父亲舒展下身子骨，笑得畅快而豪迈。

走进水田，踩着大地的肥沃与温厚，父亲迫不及待地与古老的耕种姿势重叠在一起。随着风甩出一声清亮的呼号，蓄势已久的耕耘迅速从名词变成了一个极具美学的动词。喷洒、宣泄、挥霍，趁着激动的心情，借着一股作气的东风，为整片田地写下农人对春天专属的定义。你听，犁铧实力地破开土层，种下抑扬顿挫的韵脚，用连绵的铺陈和起伏的排比虔诚地颂扬春天。当波浪涌动，一声声惊叹将顶着深深浅浅的绿意，在大地上次第冒出来。

牛打着响鼻，与白鹭、水鸭一一问好。父亲把鞭子的力度全留在了半空，只将声声催促送到牛的耳旁。十年了，它早已成为家中重要的脊梁。不会说话，就不停甩动尾巴表达欢喜。蹄子下，泥块不断翻向，再被父亲踩开——就像是踩碎过去一年遗憾与辛劳，让它们化作岁月的丰饶，滋养新生的故事，去蓬勃、去冲破。

休息时，父亲倚靠着牛，坐在田埂边。随着一缕烟的飞扬，他的目光缓缓向上漫去，漫过一株幼苗的高度，漫过

村庄的篱笆，沿着孩童遥指的方向一路望向天空，望向降落到未来的一场场大雨，望向贮存在天空上的一朵朵阳光。那一刻，无数农谚在他的早烟里冒出，他佝偻的身影里渐渐有了气象学家的轮廓。

唐代诗人钱起曾说：“日长农有暇，悔不带经来。”可这片漠漠水田不就是最好的经书？农家人一直是最勤奋的求学者，日日耕读，夜夜怀想，内化于心，外化于行，于是耕种的姿势固化成中华文明最具代表性的缩影，一步一脚印，向付出寻求收获，让勤劳缔造富饶。

“知道时节的雨就是好雨”，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父亲并不会背唐诗，却能慢条斯理地吟诵《春夜喜雨》，这和播种的技巧一起深深烙印在他的脑海里。当春雨如约而至，父亲便会坐在窗户旁，静静地聆听这一年渐渐沥沥中轻轻抽芽的声音。这是来自上天的恩赐。莫名的，他相信这也是老天爷对他新一年的祝福；莫名的，我也相信，比起我，父亲更懂得那些绝句与律诗的浪漫。

我们是远离土地的一代人，但每到春天，春耕的情景总会悄悄浮现在脑海——正是远离，才衬托出珍贵，在日常生活的地平线外，它殷勤收留着流浪的诗意和美学。那段在田间地头撒丫子奔跑和叼着草茎躺在树下看春耕的岁月，在繁忙工作的发酵下，渐渐散发出乡愁的韵味，成了诗，化作画。原来，时间像一头老牛，早已在我的生命中开垦、播种下了深深的印记。回忆的犁铧深深一翻，春意便在日子的沟壑里鲜亮地涌出来。

也因此，在我眼里，春耕早已超脱了一项农事的概念，它成了一枚文化符号，一种生存美学的象征，一份希望与喜悦在春天的隐喻。那广袤的土地在每一年都酝酿出无数野蛮生长的灵感，等待一颗热爱生活的，去填词，去推敲，去吟咏。而农家人大巧若拙的功力，早在千年前，就让诗人王维羡慕不已，吟道：“田夫荷锄至，相见语依依。”在那些沾了一裤腿春泥的身影里，我分明看见了父亲，说着一口地道的乡音，笑容满面。



天生城怀古

□ 牟方根

“古道边，楼外楼，天生城头望江流……”每当听到这首耳熟能详的歌曲《我在天生城等你》，我就对万州天生城心仪。为庆祝中道成功后的首个农历新年，初步建成的天生城大遗址公园对外开放。听闻这个消息，我心里的兴奋劲儿再也按捺不住。

天生城遗址，是川渝地区宋蒙战争山城防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宋蒙战争的重要战场之一，对研究宋蒙战史及山城营建技术等有着重要价值，2013年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它位于万州城西北周家坝街道流水社区，海拔550多米，占地面积13.2万平方米。因其绝壁凌空，峭立如堵，如同一座天生的城池而得名。公元221年，蜀汉昭烈帝刘备御驾亲征，从成都行军，率领大军攻打东吴，途经万州曾屯兵于此，故又称“天子城”。

天生城遗址现存前、中、后三道城门。我和众多游客，在“红马甲”志愿者的引导下，从临时开放的前城门有序入城。仅有一条蜿蜒石梯，从山脚蜿蜒而上通向山顶的城门。据有关历史记载，南宋淳祐三年（1243年），四川安抚制置使兼重庆府为了阻止蒙军的侵扰，在以重庆为中心的长江上游，以及由北往南注入于长江的嘉陵江、渠江、涪江、沱江、岷江等河流沿岸，构筑了合川钓鱼城、万州天生城、奉节白帝城等数十座“山城”抗蒙防御体系。

外城倚山面江，地势险要，登上天生城的山顶，我们看到的内城却是另外一番天地：山顶平缓宽阔，逶迤连绵，南北宽、东西长，平面呈月牙形，面积150亩左右。放眼望去，有肥沃的田土可耕，有清澈的泉水可饮，有茂密的林木可用……据悉，天生城建成后，万州州府即迁于此，并容纳众多驻军和民户到此屯垦戍卫。遗址上修旧如旧的一些房屋、道路、排水沟等遗迹，让我们依稀可见当年“城中村”的繁华。

然而繁华终究还是落下帷幕，南宋末年，国库亏空之虚、苛捐杂税之重、官员贪腐之乱，如附骨之疽般侵蚀。成吉思汗的“蒙古铁骑”挥师南下，势如破竹，进逼四川。南宋德祐元年（1275年），蒙古驃骑上将军杨文安率领蒙军攻至万州天生城。万州守将上官夔团结军民，顽强抵抗。南宋景炎元年（1276年）7月，杨文安再次率军围攻万州，天生城保卫战进入了最后的悲壮时刻。在城池即将被攻克的紧要关头，守将上官夔留下“即入吾城，然吾一人死耳，愿勿戮吾民”的遗愿，与杨文安率领的蒙军相约：甘愿用自身性命，去换得数万百姓的安宁，慷慨赴死。

天生城沦陷后，蒙将王师能在城中的一块石壁上，刻写了《宣相杨公攻取万州之记》，以记其事。迄今，虽因风化严重剥落较多，但部分文字仍清晰可见，是研究天生城宋蒙战事最原始、可靠的史志资料。石刻文字中的“夔尚施困斗，自于阵戮”，仿佛看到了上官夔一个人拿着武器跟蒙军作战、最后阵亡的情景。而“其余生灵一无血刃”，似在诉说天生城内其他人没有被无辜滥杀。

“春夏秋冬陪你，风里雨里陪你，与你长相守；春夏秋冬陪你，风里雨里陪你，走到天尽头……”一曲罢了，天生城也永远铭刻在一代万州守将上官夔赴死为民的情怀中。

沐心海

鸟鸣啼春

□ 钟芳

“呱呱、喳喳，呱呱——喳喳——”这些天的黎明，总会被一阵阵热闹的鸟鸣声唤醒。想起韩愈在《送孟东野序》中说：“以鸟鸣春，以雷鸣夏，以虫鸣秋，以风鸣冬”。鸟鸣叫响了春天，鸟儿就是春天的使者、春天的象征。

我轻轻推开窗远眺，小区紧挨着公园，楼下的樟树、櫻树、柳树等各种树木一棵棵、一排排，枝繁叶茂，郁郁葱葱。各种花次第开放，争妍斗艳。这些花木自然是小鸟的天堂。太阳慢慢升起，阳光在树叶间穿梭，枝叶间不时有鸟儿的居巢。隐于其间的一群群小鸟争相叫唤，凌空飞翔，它们用银铃般的歌声开启春天的序曲。静静细听，或明亮欢快，或低沉婉转，或远或近，或重或轻，盎然成趣。这美妙的春之声，让人欢欣惬意。

清代张潮的《幽梦影》中说：“春听鸟声，夏听蝉声，秋听虫声，冬听雪声，白昼听棋声，月下听箫声，山中听松声，水际听欸乃声，方不虛生此耳。”春夏秋冬，每个季节的声音都美得令人着迷。春暖花开时节，踏青草、听鸟鸣、闻花香，你会发现，原来美是这么的简单。

童年时在故乡，麻雀、燕子、喜鹊和斑鸠是农家最常见的鸟类。田野里、草地上、树丛中，随处可见它们的身影在闪动。它们有时在田间迈着灵巧的步子自在的地觅食，有时在树干枝头蹦来跳去，有时则成群结队欢叫着划过天空，背衬青山绿水、花红柳绿，极富诗情画意。清晨的乡村素雅恬静，空气中弥漫着花香。拂晓时分，鸟儿们的叫声便掀开了一天的新生活。麻雀“唧唧”，喜鹊“喳喳”，斑鸠“咕咕”，如此生动鲜活。

“各种鸟鸣悦耳异常，除以音乐比拟之外，实在不能用字句形容。”鸟儿是大自然深情的乐师，没有哪一种能像春鸟的歌声这样动人。它们通常一只先叫，然后另一只或好多只跟着叫起来，忽高忽低，时急时缓，有的属于民族唱法，有的属于美声唱法；一会儿是深情款款的独唱，一会儿又变成了气势磅礴的大合唱。

万物灵动，花间枝头，在浩荡春光中，听鸟鸣春，直让我的心灵芬芳如花。